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

YU DA SHI YI QI
ZHEN PO MI AN

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

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③

谢伟华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39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204-07573-0/I·1609 定价:20.00元

电话:(0471)4971659(总编室) 4972052(发行部)

邮编:010010 电子邮件:dzbjs@163.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退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③/谢伟华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11

ISBN 7-204-07573-0

I. 与… II. 谢…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494 号

主 编:谢伟华

编 译:(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闪 王瑞琴 伊 桑

狄冬梅 晋 文 谢伟华

目 录

1. 虎穴卧底记	(1)
2. 复仇之旅	(33)
3. 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	(101)
4. 香草谋杀案	(151)
5. 阿克拉珠宝箱命案	(207)
6. 紫色面纱	(235)
7. 魔鬼脚跟	(287)
8. 神秘的勋爵失踪案	(303)

①



虎穴卧底记

不速之客

寒冷的天气使吉尔默敦山谷中积满了深雪，山坡上布满了直冲云霄、遮天蔽日的密林，再往上是高耸的光秃秃的山，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岩崖屹立两侧。连接煤矿和铁矿区的火车像不堪重负的夜行人迟缓艰难地爬上陡峭的斜坡，向维尔米萨镇驶去。

这列火车经过蜿蜒曲折的山谷，缓慢地向上爬行。在客车简陋的车厢里油灯刚刚点起，坐着二三十个人，大多数是工人，从他们落满灰尘的面孔和携带的安全帽看，显然是煤矿干活的工人下班以后坐火车回家。和他们坐在一起吸烟，低声交谈，偶尔瞥一眼坐在他们对面那两个穿着制服、佩带徽章的人，显然他们是警察。在车厢的角落里独自坐着一个年青人，他不超过三

十岁，中等身材，气宇轩昂，一双闪烁着幽默光芒的灰色大眼睛，时常好奇地透过眼镜打量着周围的人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交际且性情坦率的人，喜欢和所有人交朋友，他脸上时常露出机智的微笑。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在他的双唇和眼角上发现坚毅果敢的神色，知道这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

这个爱尔兰人和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矿工说了几句话，但对方言语粗鲁且冷漠，使他兴味索然，只好闷闷不乐地凝视逐渐变黄的夕阳和山坡上冶炼炉发出的红光。山坡上矿渣和炉渣堆积如山，稍微平整的地上耸立着煤矿的竖井。他打量着沿途停车站挤满了皮肤黝黑的乘客。

从这位年轻的乘客脸上显出不快和好奇的表情，表明这地方他并不熟悉。他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看着，有一次，他竟从身后掏出一支海军用的左轮手枪，虽然他很快把枪放回口袋里，但仍被邻座的一个工人看见了。

“喂，老弟，”这个工人说道，“你的戒备心好强嘛。”年轻人不太自然地笑了笑。

“是啊，”他说道，“我以前住的地方，它是必不可少的。”

“是什么地方这么危险！”

“芝加哥。”

“你对此地还很陌生吧？”

“是的。”

“你会发现在这里也是很有用的。”这个工人说道。“你到这儿干吗来了？”

“我听说只要肯吃苦的人在这里都会找到活儿干。”

“你是工会里的人？”

“是的。”年轻人说道，“我是自由人会的会员，任何一个城镇都有它的分会，在分会里我肯定能交到朋友的。”这番话似乎引

起了对方的高度重视，他扫视了周围一下，然后紧挨着年轻旅客坐下，伸出手来，说道：“把手伸过来。”两个人握了握手对暗号。说罢他举起右手，放在自己的右眉边，年轻人则举左手，放在左眉边。

“太好了，我是维尔米萨山谷三百四十一分会的斯坎伦，非常高兴在此见到你。”

“我是芝加哥二十九分会的杰克·麦克莫多。身主斯科特，我太幸运了，这么快就遇到一个弟兄。”

“好，在这里本会势力庞大，美国任何地方都不能和我们相比，你准备到哪儿去？”

“到维尔米萨一个叫雅各布·塞夫特的公寓。”麦克莫多掏出一封信来，把它凑近昏暗的油灯，指给斯坎伦看。

“噢，我不知道这个公寓，我住在霍布森领地，马上就要到了，在告别以前，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在维尔米萨遇到难处，你可以到工会直接找首领麦金蒂。他是维尔米萨分会的身主，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他不能解决，你要切记这一点。”

斯坎伦下车了，麦克莫多又陷入了沉思。

“年青人，我想你刚到这里吧？”一个警察说。

“嗯，那又怎么样？”麦克莫多有点粗暴无礼。

“是这样，我劝你交朋友要小心点，要是我，绝不刚开始就和迈克·斯坎伦那一帮人交朋友。”另一个警察用规劝的语气说道。

“我和谁交朋友，关你屁事！”麦克莫多厉声说道。他的声音惊动了车厢内的所有人，大家都吃惊地注视着他们，“我求你帮助我了吗？你以为我是个笨蛋，不听你的劝告就什么也干不了？我不想听你说话，请靠边站吧。”他咬牙切齿地冲向警察，像是一只发怒欲咬人的狗。

这两个老练、温厚的警察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的好意竟遭

到如此强烈的拒绝。

“我们对你的警告是友好的，因为你初来此地。”一个警察说道。

“收起你的警告吧，你们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人会需要它的。”麦克莫多呼着大气。

“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一个警察冷笑着说道，“我要是法官的话，你准有好果子吃。”

“我也有同感。”另一个警察也说。

“别以为你们会吓倒我，我不怕！”麦克莫多大声喊道，“我的名字叫杰克·麦克莫多，知道吗？你们可以在维尔米萨的雅各布·塞夫特公寓找到我，不管白天晚上，我都敢见你们这帮家伙，绝不会躲开。”矿工们低声议论着这个新来的人的大胆行动，对他给予极大的同情和称赞，两个警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又互相小声交谈去了。

几分钟后，火车驶进一个灯光暗淡的车站，这就是维尔米萨。麦克莫多提起旅行包，正准备走向暗处，一个矿工走上前来。“哎呀，老兄，你刚才说的太棒了。”他钦佩地说，“听你讲话，真是痛快，我给你领路，回我家正好经过塞夫特公寓。”他们从月台走过时，其他的矿工都友好地纷纷向麦克莫多道晚安，用敬重的目光瞅着他，所以，在麦克莫多还没立足此地时，这个捣乱分子就已经名满维尔米萨了。

从车站出来，走了好长一段路，在一个下坡拐弯的地方，他的朋友用手指了指，“好，那就是你要找的房子。你会发现老雅各布·塞夫特是一个大好人。”

“多谢。”麦克莫多和他握手告别时说道。他提着行李，步履沉重地走向那所住宅，用力敲门。

门打开时，门内站着的却是一个年轻貌美的法国型女子，金

黄的头发映衬着晶莹剔透的肌肤，一双乌黑美丽的大眼睛，惊奇地打量着来客，娇羞腼腆使她那白皙的脸儿泛出美丽的红晕。麦克莫多被这美丽的风姿震慑住了。他神魂颠倒，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最后这个女子打破了沉默。

“我还以为是我父亲呢。”她娇声说道，“你是来找他的吗？他到镇上去了，我正在等他回来呢。”

来访者痴痴地凝视着她，那女子在炽热的目光注视下心慌意乱地低下了头。

“不，小姐，是有人介绍我到你家来住，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她听了嫣然一笑。“先生，请进来，”她说道，“我叫伊蒂·塞夫特，是塞夫特先生的女儿，母亲早已去世，由我料理家务，你可以坐在前庭炉旁。啊，我父亲回来了，什么事你和他说吧。”

一个老人从小路上慢慢走来，麦克莫多简单说明来意，说自己是由芝加哥一个叫墨菲的人介绍到这儿来的，老塞夫特答应考虑。麦克莫多无条件答应了所有条件，对房租毫不吝啬，痛快地质付了每周七美元的膳宿费。于是这个麦克莫多住在了塞夫特的家里。

☞ 晋谒身主 ☜

麦克莫多很快就出了房，他走到哪里，马上会被人认出来，不到一周，麦克莫多已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他总是谈笑风生，语出不凡，他的歌声尤其魅力，他似乎天生富有使人心情舒畅的办法，使人不由自主地将他当作挚友。他说话爽直，有时又显出超乎智力控制的暴怒，使一部分人大喊痛快，另一些人则惊恐不

安。

房主女儿的美丽容颜和娴雅风姿使他神魂颠倒，第二天他就向姑娘表诉衷情，并不断地对她说他爱她，却对她那些让他灰心丧气的话完全置之不理。

“还有什么人呢？”他大声叫道，“让他倒霉吧！我绝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我一定等到你说行的时候。”

“麦克莫多凭着一张爱尔兰人花言巧语的嘴巴和一套随机应变、聪明机智的手段，他那丰富的经验和难以捉摸的魅力，颇得女性的欢心。伊蒂最终被搅入他编织的爱情大网中。

这一对情侣整天卿卿我我，形影不离。已经好长时间了，他把朋友提醒他拜访身主麦金蒂的事早忘到九霄云外了。他的法国房东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个年青人叫到自己的房中，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上来。

“先生，依我看来，”他说道，“你有点爱上我的伊蒂了，是吗？”

“是的，您并没有猜错。”年轻人答道。

“那么我就不瞒着你了，这是没有用处的，在你以前，已经有人缠上她了。”

“她也跟我这么说过。”

“你应当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伊蒂也没有告诉我，他是谁？”

“也许她怕把你吓跑。”

“吓跑？”麦克莫多一下子火冒三丈，“他有三头六臂吗？”

“这个人是特德·鲍德温，这里的死酷党的一个头目。”

“死酷党？就是人们说的自由人会吗？”年轻人大吃一惊，“我就是这个自由人会的会员。”

“什么？我要是早知道你是这种人，绝不会让你留在这儿，

即使每星期给我一百美元也不能干。”

“这个自由人员有什么坏处呢？会章的宗旨是博爱和增进友谊啊。”麦克莫多极力辩解。

“它是一个暗杀组织，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世人皆知的，先生，自由人会的首领，就是死酷党的首领，他们是一体的，你得罪了一个人，另一个人就报复你。这些话我不是凭空乱说的，证据简直太多了。”

“这仅仅是一些流言蜚语，只有实践证明你说的是对的，我才能承认。”麦克莫多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忘了你也是其中一员了，请你到别处住吧，一个死酷党人纠缠我的伊蒂，而我不敢拒绝，这已经够麻烦了，我还能再收另一个当我的房客吗？”因此，麦克莫多知道，他马上就要被迫离开这里了，而最让他痛苦的是不得不和他心爱的姑娘分离。就在这天晚上，他发现伊蒂一个人坐在屋里，便向她倾诉了自己的心事。

“不管你父亲已下了逐客令，”麦克莫多说道，“你知道吗？我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你了，伊蒂。”

“啊，麦克莫多先生，”姑娘说道，“你来得太迟了，已经有一个人先向我求婚了，即使我并没有答应他，但我绝不能再嫁人了。”

“不，伊蒂，”麦克莫多当即跪在她的面前，大声说道，“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答应我吧，只要你愿意，就让我们同心合力对付一切的艰难险阻吧。”

“你不了解，杰克，你不了解这个鲍德温，你也不了解麦金蒂和他的死酷党。你还是带上我远走高飞吧。”伊蒂以近乎祈求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再粗野的人，我都见过，结果不是我怕他们，而是

他们怕我，相信我吧。”

“这帮人杀了人都没事，因为没有人敢出庭作证，作证就等于丧命，还因为他们的同党很多，美国多家报纸对这方面的事进行过报导，但始终对他们奈何不得，噢，谁来了？”

这时门突然打开了，一个面目清秀、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像主人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他的年龄和体形同麦克莫多差不多，头戴一顶大檐毡帽，一双凶狠的眼睛和鹰钩鼻子使那张漂亮的面孔显得盛气凌人，他怒视着坐在火炉旁的这对青年男女。伊蒂马上跳起来，显得无所适从，局促不安。

“我很高兴你来，鲍德温先生，”她说道，“过来坐吧。”鲍德温盛气凌人地站在那里看着麦克莫多。

“这是谁？”他无礼傲慢地问道。

“鲍德温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新房客麦克莫多先生。麦克莫多先生，这是鲍德温先生。”两个年轻人敌视地相互点点头。

“也许伊蒂小姐已经把我俩的事告诉你了吧？”鲍德温说道。

“我不知道你俩的关系。”

“你不知道吗？好，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我的，现在你明白了。你看今晚天气很好，散步去吧。”

“谢谢你，我并不打算散步。”

“你不走吗？”那人一双凶狠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也许你有决斗的心思吧，房客先生？”

“有！”麦克莫多一跃而起，大声喊道：“你这句话再让我开心不过了！”

“看在上帝的面！”伊蒂心慌意乱地喊道，“唉，杰克，他会杀死你的！”

“噢，他叫杰克，你们已经这样亲热了？”鲍德温危险地眯起眼睛。

“求求你，特德，你保留一点理智与仁慈吧，发发善心饶了他吧。”伊蒂几乎要跪下来了。

“我想，伊蒂，如果你让我们两个单独留下事情会很快解决的。”麦克莫多平静地说道，“要不然，鲍德温先生，我们一起到街上去怎么样？今晚月色不错，附近有许多空地。”

“干掉你简直是脏了我的手，”他的对手说道，“在我结果你之前，你会后悔到这里来的。”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麦克莫多喊道。

“你就等我通知你时间吧，请看这里！”鲍德温突然挽起袖子，指了指前臂上烙着一个怪标记：一个圆圈里面套个三角形，“你知道这代表什么？”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好，你会知道的，我发誓，准备后事吧。说到你，伊蒂，你要跪着来见我，听见了吗？丫头！”他狂怒地瞪了他们两个一眼，转声就走，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麦克莫多和姑娘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伸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传递出她的不安和恐惧。

“噢，杰克，你真勇敢，可是这会让你没命的，你赶快逃走吧！他们不会放过你的，麦金蒂和他们分会的人很多，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亲爱的，请不要为我担心，我也是自由人会的会员，我已经告诉你父亲了，也许我比那些人更凶残。”

“杰克！既然你是自由人会的会员，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麦金蒂呢？赶快！你要先下手为强。”

“我也这么想，”麦克莫多说道，“我现在就去办，告诉你父亲，我明早另找别的住处。”

麦金蒂酒馆是镇上一切无赖都喜爱的乐园，因此常常是人

满为患的。麦金蒂很受爱戴，因为他爽朗粗犷的假面具将他的真面目掩饰得很好，不过，真正尽人皆知的是他的凶残，整个山谷以及两侧山上方圆三十英里以内的人没有不怕他的。就凭这个，他的酒吧挤满了急于巴结讨好他的人。

人们都知道他的心狠手辣。除了那些黑暗势力外，麦金蒂还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市会议员，路政长官，这是那些流氓地痞为了在他手下得到庇护，才把他选进政府去的。在这个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地方，正派的市民对他们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都又恨又怕，个个噤若寒蝉。他在镇上开的酒馆也愈来愈大，几乎占据了市场一半。

麦克莫多推开了酒馆那时髦的店门，走在人群中，酒馆里人声鼎沸，雾气腾腾，酒气冲天。一些穿着短袖衬衫的侍者忙得不可开交，为那些站在宽阔的金属柜台旁的游民懒汉调配饮料。在另一台柜台旁，倚着一个身材高大、健硕无比的人，他的嘴上叼着一支雪茄，这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麦金蒂。他黝黑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的双眼黑得吓人，傲慢地斜视着，看起来极具危险性。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狡诈和凶险，而这些足以使人致命。

麦克莫多仔细打量了麦金蒂，像往常一样，满不在乎，胆气逼人地挤上前去，推开那一小撮在他周围极尽谄媚之能事的人。

“喂，年轻人。我不记得你是谁了。”

“我是新来的，麦金蒂先生。”

“你难道不能称呼一位绅士的高贵头衔吗？”人群中一个声音叫道，“他是参议员麦金蒂先生。”

“很抱歉，我初来乍到，不大懂规矩，可是有人要我来见你。”

“有人让你来见我？”

“是的。”

“谁?”

“是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的斯坎伦兄弟,参议员先生,我祝你健康,并为我们的友谊而干杯。”麦克莫多翘起小拇指拿起一杯酒,把它举到嘴边,一饮而尽。麦金蒂盯着麦克莫多,浓黑的眉毛扬起来。

“噢,倒像那么回事,你叫……”

“我叫麦克莫多。”

“虽然有人推荐,但不能草率收入,你还没有过关,请随我到酒吧间后面去一下,麦克莫多先生。”

两个人走进一间四壁摆满酒桶的小房间,麦金蒂小心地关上门,坐在酒桶上,沉思地咬着雪茄,一双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对方。默默地坐了两分钟。

麦克莫多微笑着任他审视,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捻着他的褐色小胡子。麦金蒂突然弯下腰,抽出一支样式吓人的手枪。

“喂,我的伙计,”麦金蒂说道,“除非你是活的不耐烦了,否则你就别跟我耍花样。”

麦克莫多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作为一位自由人分会的身主以这种方式招待一位外来的兄弟,似乎不太礼貌。”

“如果你证明不了你的身份,那就别怪我了。你在哪里入会的?”

“芝加哥第二十九分会。”

“什么时候?”

“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谁是身主?”

“詹姆斯·H·斯特科。”

“你们地区的议长是谁?”

“巴塞洛缪·威尔逊。”

“嗨！看来你能言善辩。你在那儿做什么？”

“像你一样，做工，只不过是件不起眼的差事。”

“你回答得挺快，不知你办事是否也一样快？”

“我总是对答如流的，认识我的人都晓得我有能耐。”

“你对此地的分会听到了什么吗？”

“我听说它广结天下好汉。”

“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芝加哥呢？”

“这事我不便告诉你。”

“那么一定是不可告人的事？”

“也可以这么说。”

“你想想，我能接受一个不肯说出自己底细的人吗。”麦金蒂睁大了眼睛，不由感到新鲜有趣。

麦克莫多现出犹豫的样子，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剪下来的旧报纸，说道：“参议员先生，希望你能明白我必须在你手下才能安全，请看这剪报吧。”

麦金蒂大略地浏览了一下这份报导：1874年1月上旬，在芝加哥市场街雷克酒店，一个叫乔纳斯·平托的人被杀害。

“你做的？”麦金蒂问。麦克莫多点点头。

“为什么？”

“我帮助山姆大叔铸金币，虽然成色不太好，但成本很低，这个叫平托的人帮我推销伪币，就是让伪币流通使用，后来他说要告密，也许他确实告过密，我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就逃到煤矿区来了。”

“你为什么要逃到这里来？”

“我听说杀人犯在这里是不太引人注目的。”

“喂，你还能铸伪币吗？”